



趙之境 (原名趙志軍)

## 文化大愛傳薪火

近日，大紫荊勳賢、香江國際集團董事長、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楊孫西博士踏着冬日的暖陽，專程來到「境·美術館」。楊博士細心觀賞了一幅幅水墨作品，我們的話題也自然地超越了畫面本身，深入當代水墨的探討。楊博士肯定我的作品是一種「東方精神的當代表達」，這簡短而深刻的評價，於我是知音之言，更讓我想起我們因筆墨、因文化而結緣的多年情誼。

這份交往，始於山水之間。2019年春天，受楊博士盛情邀請，我與9位香港本地畫家同仁共赴安徽黃山。那次寫生活動中，在雲海、奇松、怪石之間，在粉牆黛瓦的徽派民居之前，我們重新體認何謂「師造化」。楊博士當時所言猶在耳畔：鼓勵我們於自然氣象中，尋找筆墨新的可能性。後來，「香江會·匯天下—國慶70周年黃山采風作品展」在港呈現，將黃山的雄渾與徽州的文韻帶到香江。那一刻我明白，楊博士搭建的不僅是一座藝術的橋樑，更是一條讓香港同胞直觀感受祖國山河壯麗與文化內涵的深邃通道。

楊孫西博士，大紫荊勳賢、成功的企業家，但在我心中他更是一位深沉而篤行的文化護持者與推動者。他推廣中國水墨數十載，從組織寫生到主導展覽，他始終身體力行。他曾在兩地書畫交流中精闢指出，各種風格應「各具特色、百花齊放」，並寄望以此深化年輕一代的文化認同。他也曾多次肯定藝術家在傳統筆墨基礎上的創新精神，他將文化視為己任，認為中國繪畫必須在開放、互學中與時俱進。這種視野，源自他對中華文明深厚的信心與自覺的責任。

這份文化情懷，也體現在他畢生致力的宏大的茶文化事業中。從他祖輩於1874年創立「楊晉記」茶行，到家族茶



●楊孫西博士到訪「境·美術館」參觀作者個展，二人在作者創作的香港系列作品前合影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劉志華

冬日的故事，總被北風與蕭瑟填滿。偏僻城南書院外，一片灼灼的橙黃漫展開來，點亮了寂寥的天地。那抹濃烈的暖意，來得如此不合時宜，卻又如此恰如其分地，教人歡喜。

這幾日，朋友圈與抖音裏，總漾着城南書院的花海。那明晃晃的黃自熒幕漫出，一腔念想，便不由分說地落向了那片明媚之地。

那日途經城南，那片在屏幕裏惦念已久的花兒，驀然躍入眼簾。綠莖托着明艷的黃，像是春天遺落在此的一方明媚。心頭，驀地一暖。

目光從花叢收回，急切地搜尋停車的位置，然而視線所及，路旁早已被賞花人的車輛填滿。忽而想起，今日是周末。人潮漫過田埂，歡聲笑語，織成了另一片流動的、於我無關的風景。車緩緩前行，我與那片黃隔窗對望。它兀自明媚，我悵然遠去。

這份惦念終究是擋不下的，幾日後得了空閒，我便又奔向城南。那裏的花，竟比先前開得還要恣意、還要爛漫。還未走近，耳朵便被一陣低沉而綿密的「嗡嗡」聲充滿，成千上萬的蜜蜂，正不知疲倦地在花間勞作。風一來，整片花田便撒了歡。千萬朵黃花無拘無束地左搖右擺，她們互相推搡着、嬉鬧着，金色的裙襬在綠野上翻飛。那活潑的搖曳裏，滿是藏不住的歡愉。

這般爛漫的花，總該有個相稱的名字。百度查知，此花名叫黃秋英，亦喚硫磺菊。

## 城南花事

最令我訝異的是，「黃秋英」這三個字，聽起來像極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鄉間女子的名字，溫婉、質樸，帶着舊書頁般的沉靜。可眼前這片花海，展現的卻是另一番性情，她們開得那樣熱烈奔放，每一片花瓣都在風中舒展顫動，像按捺不住的歡笑，似自由流淌的光河。這哪裏是低眉順眼的鄉間女子？分明是敢愛敢恨的野姑娘，將滿身的明媚與風情，毫無保留地潑灑在這片土地之上。

從這名字的遐思中回過神來，我順着田埂緩步慢行，目光沉浸在這片暖融融的顏色裏，一時捨不得離開。這裏的黃，不像初春時那般怯生生的，也不似深秋裏那樣蕭蕭然。那是一種摻了橙色調子的、近乎火焰的明黃，給冬日的曠野披上了一襲流動的暖紗。

俯身細看，纖長的綠梗在微風裏輕輕打着顫，穩穩地托舉着每一朵花。那單瓣的花形再簡單不過，薄薄的花瓣舒展開來，圍成一圈明晃晃的小太陽，花心處直立着一簇暖融融的蕊。單看這一朵，確是伶仃的，秀氣的；可她們偏要成群結隊地開，你挨着我，我擠着你，終於連成一片氤氳流轉的光，在這冬日田野上，靜默地燃燒。

在這片燃燒的靜謐裏，花徑上移動的身影，成了另一道風景。女子們三三兩兩，在流光溢彩間尋覓着屬於自己的角度。她們要在這滿目絢爛中，沾染一份美，帶走一縷光。

有人俯身拈花，垂首淺嗅，任髮絲與花瓣纏織，將溫柔的側影贈予鏡

頭；有人輕提裙裾，小心蹲身，便將自己妥帖地嵌進了那幅金黃畫卷。快門的開合聲清脆而節制。她們認真地擺弄姿態，花也認真地舒展容顏，彼此心照不宣地、默契地完成這場相互的成全。我忽然覺得，美真的會傳染人。你看，它從搖曳的花枝躍上人的眉梢，從舒展的花瓣沁入觀者的心底。那位拄杖的老人，眼角的皺紋隨着花枝的搖曳，慢慢舒展開來；那些俯身賞花的女子，眸中的神采也隨着花色漸漸明媚起來。

站在這片鎏金的花海裏，每個人都尋回了生命最初的天真。忘了年齡、忘了煩憂，心若繁花，盡情綻放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我才從這忘我的陶醉中驚醒，一個念頭無比清晰起來：我要為這無拘無束的生命力留下見證。於是舉起相機，追着蜜蜂的忙碌，捕着風過的形狀。我不斷調整角度，在俯仰之間，貪心地想將這成片動人心魄的金色花浪，悉數納入這方寸的取景框。

待到日影偏移，方才驚覺時光流逝。我收拾起滿腔的眷戀，踏上歸途。車輪滾動，思緒卻仍繚迴於那片花海。想起「開到荼蘼花事了」。黃秋英不等待，不依附，偏要在眾木斂息待春時，將自己活成太陽，將一身最濃烈的色彩，全部贈與最寒冷的季節。

走着走着，那城南的鎏金花影，便在心間凝成一道暖痕。恍然覺得：世間溫暖，即便短暫，其光芒也足以映照此後的寒冬。

## 秋冬蛇宴

冬時令菜式。

據一位蛇店老闆指出，食蛇補益甚多，可祛風驅寒。在2003年全球發生「非典型肺炎」時，曾有文獻懷疑蛇可攜帶病毒，令食客惶惶不安，因此，食蛇也一度被視為禁忌，影響了不少蛇店的生意。及後，更先有黑暴亂象，再歷新冠肆虐，蛇店一度出現結業潮，現在仍留存下來的，都是較有實力的老店。

香港雖然在野外也偶見蛇蹤，但本地食肆通常比較少用本地野生蛇，目前所有蛇肉都來自東南亞進口，多數是野生，其中九成以上製成冰鮮蛇肉，亦有部分是活蛇。每一批活蛇或蛇肉，都需具有出口國的政府批文，經出口地獸醫官檢驗才能輸港，之後再經漁護署及食環署檢疫合格後，才能送到店家奉客。而香港每間蛇店亦必須持牌，食物安全中心每年亦會抽查蛇店食物樣本或蛇血，以

保證食用安全。

每逢入秋，文公子先父均會組織蛇宴，文公子也去過好幾年，記得是往旺角通菜街的蛇王源酒家。當年的蛇宴，除蛇羹外，還有炒蛇絲、炸蛇丸等菜，再加雙冬羊腩煲，而且還有蛇膽酒供應。現今不少酒樓的所謂蛇宴，通常是一席常見的酒菜，但只是將羹湯轉為蛇羹，然後將鮑魚海味的一道菜改為羊腩煲而已，完全沒有了當年的風味。

雖云不時不食，天未冷但大家仍會食蛇進補，只是供應傳統蛇宴者不多。文公子通常每年也會組織同好往嘗，光顧得比較多的，要算是深水埗鴉街的蛇王閣。由於店面積有限，蛇宴卻需求殷切，須預先付費留座。除蛇羹外，文公子較欣賞蛇宴內少見的炒蛇腩、椒聯蛇碌、生扣山瑞等，其中的炮蛇鴨湯，更是不容錯過。

## 想起陳韻文

初冬，乍寒乍暖，困於斗室，耳畔彷彿響起了糯答答的聲音，那不是陳韻文的嗓音嗎？很久沒跟陳韻文聯繫了。認識陳韻文的時候，她是一個業餘電台播音人，負責歐西流行歌曲點唱節目。這類節目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十分流行，其中最受歡迎的是香港電台《星期美點》，主持是許綺蓮，每逢周日正午12點，我都會扭開收音機靜聽、欣賞。節目分為歐西流行歌曲和國語時代曲兩類，選曲新舊交集，滿足不同年齡層的聽眾，在那個沒有電視機的時代，這種節目擁有龐大的聽眾。

陳韻文主持點唱節目，很有一手，輕如棉、略帶磁性的嗓子，聽在男性耳朵特別受用，因而節目收播率很高，陳韻文也擇得微名。後來，陳韻文開始寫文章了，她怎會寫起文章來呢？許多人不清楚，名作家三蘇說這全是受到他鼓勵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，三蘇、宋玉兩位前輩常結伴在灣畔珠城喝茶聊天，偶然我也會叨陪末座，聆聽教益。三蘇說很欣賞陳韻文，說她才氣高，倘能好好發揮在寫作上定有前途。「可惜——可惜陳大小姐太懶了，寫得太慢，不能吃寫稿這行飯。」說來無限慨嘆。三蘇素有寫稿機器之稱，1小時可寫4,000字以上，速度似車衣，快如閃電。我問三蘇是否真如此？答道：「以前還可以，現在不行了，老啦！」

說陳韻文寫文章速度慢是有根據的，一般作家每小時必可寫千字或2,000字以上，陳大小姐1小時不到1,000字，又喜修改，往往寫好的文章，一不喜歡，活生生重來，於是兩小時還未能成一篇，急得副刊編輯搖首跺足，呱呱大叫。至於文字方面，陳韻文「番書」讀得多，行文十分歐化，歐化程度雖不至於像趙景深那樣，把「銀河系寫成牛奶路」，閱讀起來，的確有點佶屈聱牙，難聽上口。世事是相對的，也有稱許陳韻文的文章有個人風格，不看名字，便辨出是陳大小姐的作品。

隨着年齡增長，陳韻文的文章成熟了，內涵也深邃了，脾氣也沒有以前那麼大了。斗室中，似乎又聽到陳韻文的黏糯聲音，也看到了她跟金炳興為劇本爭吵的情景，那都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你能說時間不像白駒過隙，無聲地，流失得很快嗎？

隨着年齡增長，陳韻文的文章成熟了，內